

鹤栖沂河源

□ 李宁宁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我固执地认为，《蒹葭》里的那条河，就应该是眼前螳螂河的模样——波澜壮阔、浩浩汤汤。气势小了，怎能装得下诗人满腹的惆怅？

螳螂河，因从螳螂崮山脚流过而得名。对，就是《水经注》里“沂水又东南，螳螂水入焉。水出鲁山，东南流，右注沂水……”的那条河。《辞海》和江苏一些地方史志均称此河为沂河源头，我的家乡沂源县也因此得名。

螳螂河从鲁山之阳一路顺流而下，将沿途的小溪旺泉揽入怀中，过村庄，经城镇，穿县城，看到炊烟袅袅的地方，歇一下脚再走；闻到瓜果飘香的地方，歇一下脚再走；听到车水马龙的声音，也歇一下脚再走。盘山绕崮，走走停停，一会儿走成个“丫”字，一会儿走成个“几”字，艰难跋涉27公里后，于城区南部的埠下村汇入沂河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沂河之旅！

螳螂河在县城的时光短暂却不失光芒，依河而生的沂河源省级湿地公园成了“山东屋脊”上的绿色明珠。站在螳螂河大桥，只一眼，你就会被那铺天盖地的

绿所震撼。两岸站满了垂柳，如舒卷在半空中的绿纱。河道里的芦苇密密匝匝，从眼前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，与远处的青山相接，像饱蘸墨汁的画笔，将天地都涂抹成一片醉人的绿。芦苇在烈日下泛着油光，那是大自然在阳光下一挥而就的篇章。微风过处，掀起层层叠叠的绿浪，鸟鸣声在绿浪里此起彼伏。

由此我一厢情愿地相信，《蒹葭》中的那条河，就应该是眼前螳螂河的模样。那个两千多年前佚名的诗人，肯定会时常伫立岸边观芦听鸟，抑或从河东到河西寻觅“伊人”。离他不远处，有人在撒网捕鱼，有人在淘米浣衣。在他眼里，这条长满芦苇的河，便是一处可寄情、可抒感的绝佳场所。

这条河也是我欣赏美景的绝佳场所。我居住的小区，就在螳螂河西岸。螳螂河的鸟飞鱼跃让我痴迷。伏身看水，白云在水里浮动游走，水草下是成群结队的小鱼，如同天空成群结队的麻雀，一霎一个队形，呼啸而来，呼啸而去。而顶着个大红脑袋的黑水鸡则固守着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，一双大脚丫子走得鬼鬼祟祟，稍

有风吹草动便连滚带爬地逃窜，飞不高也飞不远。

一小群水鸟从芦苇丛里钻出来，发出“可、可、纠、纠”的叫声。那是人们俗称的“王八鸭子”，它们属于“坐地户”，逮鱼捉虾毫不含糊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尾羽在碧青色的涟漪里划出梵文般神秘的纹路。后来才知道这个像毛球样的家伙学名叫小鸊鷉。育雏时，鸟夫妻会把孩子驮在背上，几个小脑袋不安分地从鸟爸鸟妈的翅膀下伸出来，又懵又萌，好奇地打量着新世界。

最有辨识度的是冠鱼狗，也是摄影师最难拍到的鸟。摄影师赵兴举为了拍它，蹲在螳螂河边连续打卡42天。我看过照片，第一次从黑白两色里感觉到惊艳——黑白条纹头冠高高挺起，像印第安酋长的羽冠，每根竖起的羽毛都在表明态度：“我很不好惹。”赵兴举说，冠鱼狗又称“花斑捕鱼郎”，个头小、胆子小、飞得快，对栖息环境要求高。要拍到它得早上四点多赶到拍鸟点，五点之前做好准备工作。能不能拍到，能不能拍好，就要端着技术看缘分了。

螳螂河里最常见的是鹭鸟。

白鹭、夜鹭、池鹭出镜率较高，最优雅的当数白鹭。有时一只孤立水边，像古代怀才不遇的文士，颇有“举世皆浊我独清”的味道；有时两只深情对望，然后打开丝状蓑羽，旋转，抖动，起舞，向对方表达着爱慕之意；有时几十只从天边飞来，是来自不远处的悦庄镇张良村。

2024年春天，沂源县首次发现大型鹭类集中繁殖地，200余只鹭鸟在张良村安家落户。清晨，数十只白鹭排成“人”字，飞出张良村，去往湿地、田野或河滩；傍晚，它们像放学的小朋友一样闹哄哄地排着队回家。回家也不急于归巢，或站在树冠上梳理羽毛，或高谈阔论叽叽喳喳。不远处的村庄，炊烟升起，“咕咕咕”的鸡鸣声中，有人“沙沙”扫着天井，电视机里播音员抑扬顿挫：“深意不只在山水，更在绿色变革间……”

多么热闹啊！热气腾腾的日子谁不喜欢呢？

曾经，螳螂河是死气沉沉的。她犹如一个被肆意凌虐的少女，日日夜夜地哭泣，哀哀戚戚地哭诉——

20世纪90年代，河砂价格上涨，私挖滥采河砂现象时有发生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。雪上加霜的是沿河又出现了私搭乱建。河滩成了垃圾场，生活污水、工业污水肆意横流。螳螂河变得千疮百孔，河水没了，树木没了，

砂没了，鸟没了，鱼没了，生机也没了，只有垃圾。河道里一堆一堆的垃圾，小山似的，臭气熏天。

幸运的是，人们听懂了她的哭诉。

2003年螳螂河治理工作启动，拆除沿河违建、平整河道、整修河床、治理污水、修复湿地、搭建公园……2007年，沂源县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，关停了当时作为支柱产业的造纸厂、水泥厂等，对皮革厂、白酒厂等排放大户进行了搬迁，为生态环境治理夯实了基础。这条苦难的河，开始复活，不仅活了过来，而且更加生龙活虎了。

如今的螳螂河非同凡响，创成了省级美丽幸福河湖。虽然“行政级别”只是一条小河，但27公里的长度、平均200米的水面宽度、187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，足以说明它的声势毫不逊色。有385种植物资源、252种动物资源，一条小河所聚拢的蓬勃生气，丝毫不输大江大河。夕阳西下，晚霞染红半边天，也镀红了河面。苍鹭伸长脖子，穿过滑落的红日，“呱呱”叫着，散入芦苇。窗后的灯次第亮了起来，小城也缓缓走进夜色中，大桥、流水、高楼大厦的诗意扑面而来。月色渐浓，与灯光交相辉映，河面如锦缎，波光如碎金，丝竹和着鸟鸣蛙声，岁月一片静好。

河小，气势足！同样，城小，气魄大！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

山理念的指引下，小县城入选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、全国绿化模范县、国家园林县城等，绿水青山也成为沂源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的最美底色。“中国矿泉水之乡”“中国铝都”等名片吸引了年产6亿升青岛啤酒项目落户；“沂源红”富锶苹果、富锶矿泉水等富锶产业的品牌价值达149.3亿元；完成全省首单水土保持碳汇交易；打造沂河生态景观带沿线14处国家A级旅游景区，带动发展“一村一业”项目1200多个——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的新路子，在沂源越走越宽。

黎明的风吹向螳螂河两岸，金色的阳光铺满了水面。鸟儿从行道树中探出头，“咯吱”“呱呱”“呵呵”的鸟叫声连成一片，正在慢跑的我像老友一样跟它们打招呼，它们则毫不迟疑地回我一个又一个后脑勺、小尾巴。经过南麻大桥，抬头间，河上掠过一群白鹭。朝霞穿过鹭身，把它们的素衣染得金红透明。又一群燕子翩然而至，在河面上反反复复、来来回回，像在表演空中芭蕾。一舞结束，谢幕，飞回岸边的垂柳。我的视线忽然被一只白色大鸟吸引了去。

——那……那是白鹭？不对！白鹭没有黑色的尾翼！

那只大鸟立在水边，有着雪白的羽翼和红色的大长腿。它一动不动，如大侠般孤傲、淡定、机警，身后是成千上万根随风摇

曳的芦苇。我激动得大气也不敢喘，拿起手机，镜头里的那只大鸟一条腿缩回腹下，长颈微曲，后仰，形成优雅的弧度。我拍下优雅的它，以及水中晃动的长长的白色倒影。

我把图片发给同事崔丁文，她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多年，遇到不认识的动植物就向她询问已经成了我的习惯。很快，她打回了电话，急切又兴奋：“你在哪里拍到的？鸟还在不在？附近还有它的同伴吗？图片不是很清楚，大约是东方白鹳。它是少见旅鸟，鹳科鹳属大型涉禽，属于国际濒危物种，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有‘鸟中国宝’的美誉。咱林业保护发展中

心 2019 年 5 月曾救治过一只左腿受伤的东方白鹳。这只可能是在迁徙途中觅食时落单了，我们会持续关注的，也会发动野生动物保护网格员、志愿者对各自辖区内的水库、河道、山林进行巡查……”

是东方白鹳！居然是东方白鹳！

我无比振奋。东方白鹳的到来对于螳螂河意义非凡。这种世界濒危珍禽，曾是东亚地区常见的鸟类，但因非法捕猎、环境恶化等因素种群数量锐减。沂河源湿地能招来东方白鹳，不就是因为沂源县的环境越来越好，螳螂河越来越清澈的缘故嘛。县政府官网上说，沂源县坚定实施“生

态立县”战略，全面落实“林长制”“河长制”“湖长制”“田（山）长制”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，全力推进全省首个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，加快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，涵水于地、涵水于林草。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达到 66.13，位列全省第一方阵。沂源县也获得省级河湖长制工作激励县、省林长制工作成效明显县、省生态文明强县、省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创新基地等一系列荣誉。东方白鹳不看政府官网，它们不知道沂源所拥有的“六美特质”，也不知道沂源县所取得的荣誉，它们只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它们对环境的要求近乎苛刻，但凡一样不符合它们的标



白鹭群戏

高鸿生 / 摄

准，都无法让它们驻足。经过与崔丁文交流，我才知道作为旅鸟的东方白鹳在沂源县已经停下了脚步，鲁村镇、张家坡镇、石桥镇都发现了东方白鹳筑巢育雏的身影。为此，县里有关部门成立了护鸟志愿队，定期巡查、投放食物、加固鸟巢，确保东方白鹳宝宝一睁眼就爱上脚下的土地。

沂河头鸟儿的故事，真是越讲越精彩！

每年夏天，摄影发烧友赵兴举最享受、最投入的事就是拍鸟。老赵在沂蒙山区摄影界很有名，他擅长用“长枪大炮”给鸟儿拍特写，最喜欢拍蓝翡翠鸟、虎纹伯劳、黄嘴白鹭等花里胡哨的鸟。麻雀、喜鹊之类灰头土脸的鸟，很少出现在老赵的镜头里。退休后，背着照相机到处拍鸟儿成了他的“工作”。他身穿迷彩服，头戴迷彩帽，把自己伪装得像一棵树。这棵“树”举着长焦镜头对准鸟巢，一动不动，任凭刮风下雨蚊虫叮咬，只为偷拍或者抓拍鸟儿们的私生活。这次为了拍摄蓝翡翠鸟夫妻，老赵已经在简易观鸟棚里蹲守了一个半月。拍鸟时间长了，老赵也成了半个专家，能把常见鸟或已拍过的鸟，从俗称到学名再到生活习性娓娓道来。比如戴胜又美又臭、煤山雀是“歌手”中的实力派、红尾水鸂的尾巴最会搔首弄姿、四声杜鹃天天说“光棍好苦”……老

赵谈起鸟儿来嘴碎得很，絮絮叨叨得像个老太太，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“爱鸟，拍鸟，不惊鸟，更不能伤害鸟”。我敬佩老赵这样的摄影师。在他的镜头下，蓝翡翠鸟夫妻怡然自得、姿态优雅。他拍图片，我写文字，我们把“秀恩爱”的蓝翡翠鸟夫妻记录下来，发在了报刊上。老赵只对我提了一个要求：“文章别透露蓝翡翠鸟的具体位置，来看的人多了，会把它们吓走的。”我在心里嘀咕，大家稀罕都来不及，谁会舍得吓它们啊！但没敢说出口。

每年隆冬，白骨顶鸡便带着远方的记忆回到螳螂河。凭着基因的指引，沂河源头的这片湿地成了白骨顶鸡迁徙途中的专用食堂。作为国家“三有”，被列入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》的保护动物，这些鸟儿仿佛不知道自己的“身价”：有些在水面上游来游去，荡起一圈圈波纹；有些在芦苇荡中晃来晃去，晃得芦苇东倒西歪；有些在水面附近觅食，也不嫌冻脚；有些贴着水面疾速飞行，激起长长的水花，引得围观人群一阵惊叹。刚出生的小白骨顶鸡隐隐察觉到，与它一样高兴的不只是兄弟姐妹们，还有那些站在岸边的人。他们轻手轻脚地站着，远远地看着，连惊叹都小心翼翼的，人人手上举着闪光的家伙，没有黑洞洞的

枪口，没有巨大的声响，只发出几声咔嚓，就放下了。

这里的“外来户”已经不止白骨顶鸡，远道而来的鸟儿越来越多，队伍不断壮大。后来的加入者与白骨顶鸡点头示意，然后走向各自的“领地”。每年从10月开始，陆续会有上万只候鸟路过山东，耐寒候鸟会留下过冬，另一部分则会停留1~2个月，待天气转冷后再继续南下。“外来户”越来越多，它们也不拿自己当外人，在湿地上空低低盘旋着，嘴里叽里呱啦，好像在问候先到的邻居，问候这里的每一块湿地、每一根芦苇、每一片收割完成的土地——“嗨！我们又来了，远行前先在这里热身一下！”然后，以最优美的姿态，拍打着翅膀，朝着欢迎它们的大地缓缓降落。它们不似过客，似归人。

这时的沂河源湿地公园，恰似一首大自然的交响曲。交响曲里奏出的是青山绿水间万物生灵尽享太平的欢畅。

“鸿雁于飞，肃肃其羽。”远处，一群鸟儿腾空而起，在朝阳的光轮中姿态翩翩。它们的身下，是一望无际的绿；它们的头顶，是无边无际的蓝。在这绿与蓝之间，沂源正书写着自己的故事，一个关于重生、关于坚持、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。■

（李宁宁，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